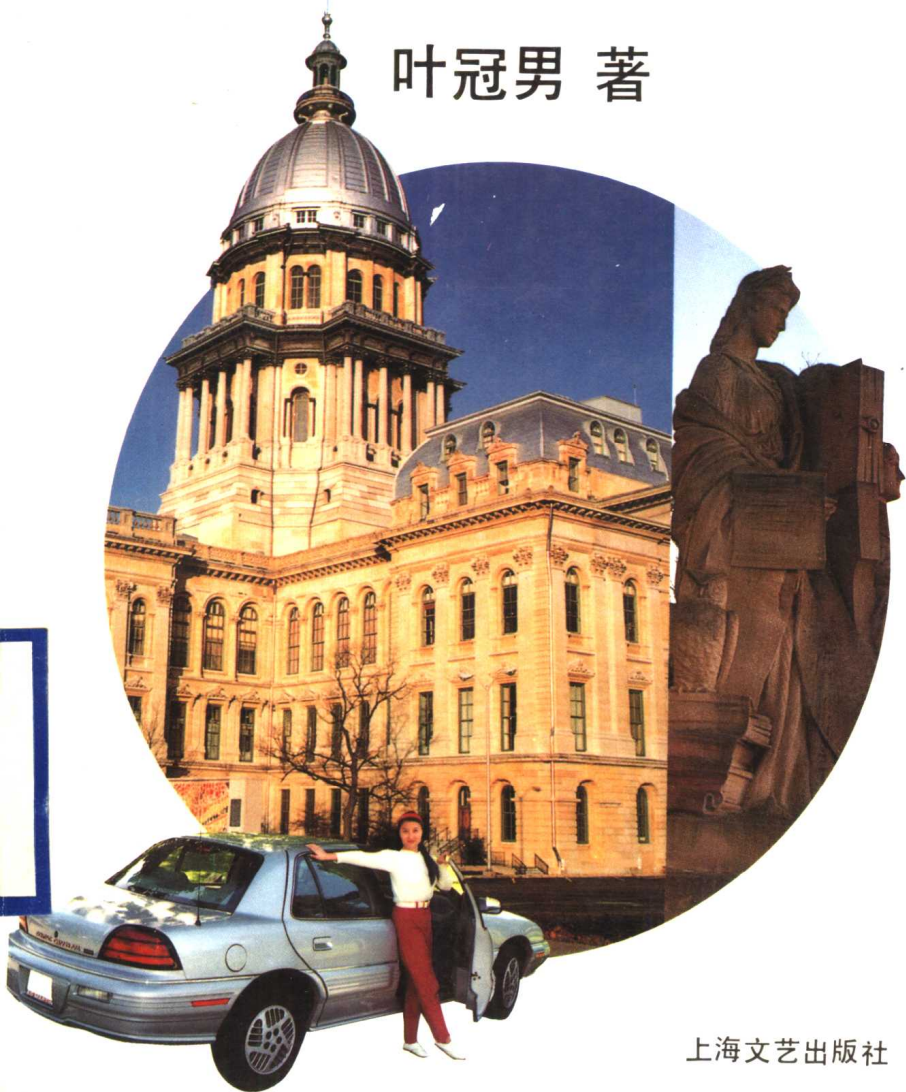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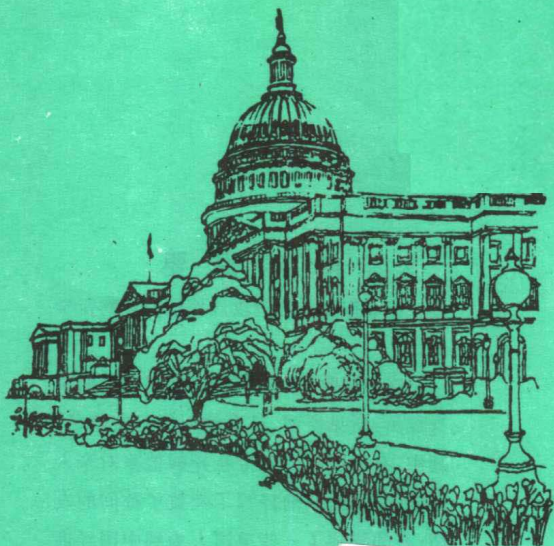
西洋镜丛书

留美手记

叶冠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留美手记

叶冠男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103号

责任编辑:施浩祥

封面设计:陆寒伟

留美手记

叶冠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5 插页2 字数146,000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5321-1424-4/I·1119 定价:9.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作者系赴美攻读比较文学的留学生。

这里选收的 36 篇作品,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具有鲜明的纪实特色。其中,有的反映留学生在异国他乡对亲人家园的思念;有的抒写了炎黄子孙间的友情;有的描述了一些美国人为到中国经商或工作,在学习中文中的趣事;有的则通过世界各国在美留学的学生之间的交往,描写了不同国度及不同种族的风土人情……这些作品,不仅展示的社会面很为广泛,且作者大都是以比照的手法构写而成的,读来颇有真切感。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言文字质朴,对了解美国社会及在美生活的为人处事很有裨益。

目 录

记下漂泊	1
明夏子	5
印度宫殿	10
黎巴嫩女孩	15
洁白的圣诞节	18
穷开心	23
双胞胎	27
邮票的用途	31
假如	33
我拨错了电话	36
中国太太在北美	61
生日	70
香槟, 香槟	74
永远的秘密	78
黄水仙	84
马儿, 你慢些走?	89
一个人的时候	93
茶是故乡清	96
猫 主	100
珍藏希望	105

搬 家.....	107
有关子君.....	112
交换磁带.....	118
茶余饭后.....	122
哭泣的维纳斯.....	130
永恒的瀑布.....	139
广告自己.....	143
买车记.....	150
玛丽和丹丹.....	157
心在旅途.....	165
随 意.....	175
“不正常”与“正常”.....	183
美国人的牙齿.....	191
美国人读中国.....	199
吸烟违法吗?	216
摩登女性.....	223
后记.....	231

记 下 漂 泊

出国前，我喜欢唱三毛的《橄榄树》，读三毛的《撒哈拉》，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读美国尤金·奥尼尔的剧作《天边外》，尤其那一段台词记忆犹新：“我觉得我能作出比安安详详种庄稼更伟大的事情来。这次航行多少启发了我，它告诉我，世界比我以前想象的大得多，钉在这里，像一个苍蝇叮着糖浆似的，已经不能满足我了，这里的事情似乎很渺小……”每当注望着电影里身穿米色风衣，又要踏上远途的女记者背转身的特写镜头，总要醉上许久许久。只怨自己长待在一个地方，像囚在笼里的鸟，实在很悲惨，无聊。因而，常常倚窗遐想着吉卜赛人流浪的浪漫与潇洒，纳闷着祖辈对于乡土的憨厚：住在黄土高坡或澎湖湾的外婆，为什么一辈子都不曾离开她们的家园？即便她们早年从一个山庄、渔村出嫁到另一个地方，轿子也只不过让人抬了几里地罢了。大地是母亲的，澎湖湾是外婆的。外婆只是在踏着朝晖，送我们远行的时候，才将一只手挡着额前的太阳光，一只手撑着略微驼背的腰，将视野透过山边的公路，透过海上的白帆。魂系梦牵她们一生的仍是那山、那水。外婆的梦不能牵

得遥远，死后就葬在一辈子居住的大土屋后的小山坡上，或是能够听到海潮的地方。

只有在真正流浪了以后，才知外婆故事的永远：风筝有线，倦鸟要归。无论是在爱斯基摩，还是在黑非洲，冷冷热热起伏的仍是那份乡愁；无论是在威尼斯水城，还是在江南水乡，缠缠绵绵的还是那份剪不断的柔情。家园是一个轴心，纵然我们扩展了乡土观念，走到圆地球的哪一端，一股惯性还是围着轴心转。因而，流浪的心是无法潇洒、来去无牵挂的。说来也怪，真正深读于梨华的集子，郁达夫的《沉沦》、《银灰色的死》，白先勇的《最后的贵族》，钱钟书的《围城》（英文版），还是在美国苦苦求学的日子里。而惊闻三毛自杀的消息也是在美国。若三毛一直待在撒哈拉，写《简单》之类的淡泊散文，不回“滚滚红尘”的台北，是否她能好好地生存？除了荷西之死，身体不适，她是否更像文化冲撞的牺牲品？她是否忘不了那金奖提名？她虽写《简单》，却无法让自己“简单”，烙下深印的还是那份东方文明的微妙，深奥与复杂。待读通了流浪文学，读通了我们自己经历的现实生活，才知留学原本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郁达夫、钱钟书、于梨华、白先勇笔下的人物不是患了忧郁症的，就是绝望了的最后贵族、不三不四的雅皮士。而在异国，一个成人对生活的自信心和能力，居然难以抵挡一个精灵古怪的美国小女孩“小琳达”，脆弱之极，悲哀之极。久而久之，再也不随便唱“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涧清流的小溪，为了梦中的橄榄树”，留给自己更多的是内心不断的独白，总是独自匆匆行走在校园的小径上：赶课、赶考试、赶论文、赶打工。至

于求学的目的,职业的前途,生活的困境等等人生“壮丽”的主题,都待自己慢慢苦嚼。

可是,人生在于体验,文学在于体验。郁达夫说:“压抑是文学的发酵素。”那么,我们不如积极地将这浪漫的、难得的压抑化为一笔可观的财富。早年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郁达夫等创办了“创造社”。在英国、美国留学的徐志摩、闻一多等创办了“新月社”。他们出了大量的文学刊物。郭沫若《女神》中的泛神主义,徐志摩《志摩诗集》中济慈般的主张:“爱、真、善、美”和郁达夫作品中卢梭似的忏悔,都是他们在留学和翻译中综合的产物。他们对孔子理智与伪善的抨击,对人性尊严,个性完善的追求,体现了几乎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传统。尤为重要的是,他们给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引进了反叛的普罗米修斯和拜伦——一个奄奄一息的民族生存下去的亢奋力量。总之,如同法国革命与欧洲浪漫主义,这些留学生的浪漫主义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革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内容、形式、主义有着息息相关的作用。这难道不是早年留学生作品极为成功的先例?

在当今的美国,许多中国留学生喜欢玩“垄断”(有关如何买卖房子、地产、水电,最后垄断的棋类游戏),满脑子的“占有”和“垄断”,心境似乎再也难以清静或奔放。喝一杯清茶,谈东方的诗情画意似乎成为一种奢想或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以至人们问:“学啥?”答:“艺术史”、“比较文学”,嗓子会不自觉地放低一点。那些学电机、商业、会计专业的人便好奇地对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提出“宝贵”的建议:何不尽快改专业?这里,什么都以“有用”、“无用”来衡量。有时甚

至连我们这些文科出身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怀疑自己的思维是否有问题。但是，没有这些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来点缀，或许留学生活会更惨淡呢。假如我们有一些勤奋的作者，假如我们手头有深入人心的作品，能和留学生谈心，疏导，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不会如此压抑、绝望、疯狂，甚至枪杀。牺牲品说不定就是那些少了一点文化心灵而逐步陷入实利，欲望无止境的难以自拔之人。中国传统的诗情画意曾造就了一大批有模有样的儒生，想必，经留学生作品及时疏导后的留学生也会成为平和、自尊的有识之士。

做一顿好菜、好饭，聚在一起，海阔天空。玩一盘“垄断”，去一趟酒吧，这些都不错，可这些可能只给你短暂的陶醉。独在异乡的你、我、他和她，心思都很细巧，其实最理想的倾诉衷曲仍是离不开那一支圆珠笔和一叠叠白白的纸。它们总是默默地、耐心地听你唠唠叨叨，任你哭哭笑笑。它们从不插嘴，从不厌倦，是你最可靠、永久的朋友。都说为客异乡，如此动荡、压抑、忙碌，谁有兴致写东西？其实，我们此时的心境都是天生的诗人，小说家。若把这段生活记录下来，将来有一天回归故里，白发苍苍，和着那发黄的相片，我们翻开这些辛酸，这些奋争，这些见识，不也能再次将留学生生活的五味瓶打开？而这些记忆正是陈年老酒，越久越醇呢……

明 夏 子

在美国的第一个感恩节，我是在韩国主人明夏子家度过的。

说来也巧，那次我正在 M 城探望姐姐。似乎是上帝的有意安排，明夏子和她的两个女儿及另一位美国太太（她丈夫感恩节准备打猎去），当时正渴望有国际留学生和她们共庆佳节，我和姐姐也恰好想找朋友热闹一番，这样经一位热心朋友的介绍，这桩美事很快就成了。

明夏子家在离 M 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是她托那位美国太太开车来接姐姐、我和另一位中国朋友 C 先生的。途中，那位太太怕我们不知明夏子生活情况，引起谈话中的尴尬，特意先把明夏子的情况告诉我们。

明夏子是他们这座小镇上唯一的外国人。今年九月，她和丈夫离了婚，二十五岁的她，只身带着两个女儿……听着，听着，我的心里不由困惑起来：“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样地拥挤，地上的人们为何像星星一般地疏远？”明夏子，明夏子，想象中，我似乎已看到你那份忧怨，那份哀愁……

明夏子住的是那种纯朴的乡下小镇，周围空荡荡，显现

在我们面前的是大片大片休耕的旷野，所谓闹市区是由一条狭小的街道构成的。她租的是公寓里的一个中套间。一进她家，迎接我们的是两个天真的女孩，她们高兴得又蹦又跳，尤其是那个五岁的女孩，长得特别漂亮：秀气的鹅蛋形脸，深凹的大眼，长长的睫毛，小巧的嘴，俨然是个小精灵。她急切地抱出那只比她人还大的玩具大熊猫来和我们亲热；七岁的姐姐更是忙不迭地把她的小影集翻给我们看，还一边热心地解说，这张是我念小学时照的相片，这张是我爸爸。他以前给我讲故事的时候，我总爱笑个不停……她还模仿当时那个样，格格地笑个没完。好奇的我，背着她们的母亲，傻傻地低声问道，你们想爸爸吗？她瞪大眼睛说，想呀，妈妈说爸爸“出差”去了。一双可爱的眼睛，含着那么多甜美的回忆与梦想，一颗娇嫩的心灵，幼稚地期待着那久远在外“出差”的父亲的归来。

站在我们面前的明夏子，中等身材，齐耳短发，扁扁的脸上略施淡妆。她身穿大红毛衣，下着牛仔裤，不算妩媚，却显得精干、利索，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与年轻妈妈的矜持。她正在厨房里准备午餐，空闲时，就和我们随便聊起朝鲜文和英文、中文的区别，并拿出一本朝鲜文和英文对译的圣经，让我们比较区别。信手翻来，这本翻得已很破旧的书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杠杠线线。“您真是一读再读了。”我不由自主地叫起来。她似乎没听清我的话，只管自己在厨房里欢快地忙着。在一旁的美国太太对我使了一下眼色，轻轻地说：几个月前，明夏子有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是上帝帮了她的忙。

不一会儿，客厅的长桌上，摆满了明夏子做的美国风味的菜肴：火鸡，香肠，南瓜馅饼，土豆泥，色拉，小面包，白脱鱼片，樱桃糊等。就餐前，大家先是要扔一下盘中的小红豆，各自做一些祈祷。明夏子嘴微微颤动，眸子里似乎想说很多，却带几丝犹豫，可她很快一闪眼睛，热情地说：“感谢上帝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朋友和丰盛的食物。”明夏子在众人面前丝毫没有表露内心的痛苦，但她那蓬勃的举止，精神的短发，红朴的脸蛋，却能叫我们把她的未来联想得很多……

餐毕，明夏子大大方方、充满柔情地给我们唱了一首颂扬上帝之爱的圣歌，她唱得很有味。她对这次难得的朋友聚会，显得很兴高采烈，说起一些笑话，忘乎所以地低下身子，捂着肚笑个不停。她渴望别人走进她寂寞的生活，拿出大叠的影集和她小女儿一岁生日聚会时的录像带，一一给我们看。自然这些影集里少不了有她丈夫的身影，一双女儿毕竟年小，亮起嗓子喊道：“这是爸爸。”她为什么不把这些相片毁掉呢？我一边暗想，一边好奇地打量她，神情是那般冷静、超然。“我喜欢看他穿军装的时候……”她低着嗓门叹息道。从她的声调里，不难辨出那份还未消减的依恋之情，那份东方女性的娇羞，温柔，谦卑与容忍。她丈夫的确是一个很帅的美国大兵，他随军驻扎韩国时，和明夏子自由结合，生育了一双女儿，在这些年里，想必他们之间一定曾有过甜蜜爱情。否则，她怎么会十八岁就独自不同寻常地做出了人生重大的选择，而和他随军一同浪迹天涯的呢？

午后，明夏子顶着密密的雪，兴致勃勃地驱车带我们到

她的工作地方——一个家庭兵工厂参观。这是一个连老板在内也不超过六个人的小型厂家，专门生产一些枪支弹药上的零件，这些产品主要面向那些喜好打猎的人。厂里零零散散地堆着一些看上去不太先进的机器，地上铁片扔得乱七八糟，墙上贴着的广告上面，人们穿着动物皮做成的服装，手持猎枪，很有一种美国西部牛仔的派头。屋子的门前有一个柜台，专售动物皮毛，四周布满了动物标本，有野牛的头从墙里伸出来的，真有点像置身于原始的荒原中。她的公公是这家小厂的头儿，他让她在这儿做，或许是进行一项慈善事业吧？他的儿子舍弃了这个家庭，他想为他的儿媳留一条生计的后路。

就在这样简陋的工作条件下，这样微妙的人际关系里，这样偏僻的小镇上，明夏子带着两个女儿在这里生活了三年。在这些年里，她居然一直没回韩国！问及她在此地是否有许多朋友，她轻松地回答，是的，我有许多朋友。言谈间，目光里却微露出一种虚荣的茫然……

时值告别，她小女孩在C先生的怀里睡着了，睡得那么沉，那么香，还微带笑意，莫非她梦见自己正躺在父亲的怀里？一个可爱而又早熟的小女孩，刚才还在咋呼着要吻C先生，要和C先生结婚呢。刚才还在扭着屁股跳迪斯科的小姐姐，一本正经地还要给C先生画肖像。眼看又将孤零零的母女三人，都眼泪汪汪……明夏子把她丈夫的一些新、旧西装都送给了C先生，把她几件漂亮的旧裙子送给我们姐妹俩，还给我们捎上许多她钓来的鱼和自制的朝鲜酸辣菜。明夏子做了好几瓶酸辣菜，松脆、可口、下饭，我们都很

喜欢吃。

回家途中，捧着明夏子沉沉的礼物，我们心里说不出的沉甸甸，我们只给了她这么一下暂时的热闹，她却这么感谢我们。美国太太告诉我们，生活对明夏子来说极其不易的，她丈夫一走了之，连每月孩子的赡养费都不付，平时就靠明夏子一点工资，付昂贵的房租和生活费。今天你们来，她们多么开心，平时她们太冷清了……“可她为什么不去法庭告呢？”我心里打起抱不平来。可转念一想，善良的明夏子或许想以东方女性特有的忍耐与克制，来维系心底深处还残存的点滴温馨回忆吧？

在这块曾使她幻想破灭的“荒原”里，明夏子，一个韩国女子，自制酸菜，自己钓鱼，东方人在哪里生根，就会在哪里顽强地开花，结果！明夏子准备参加入准美国公民的考试，以后，她打算邀国内的家人一起在美国开餐馆……望着车窗外寂寞、暗淡的夜色，我心想在这感恩节里，我到底该感谢谁呢？感谢上帝，上帝实在太抽象，我见不着他；感谢印第安人？白人杀掉许多土著印第安人的事叫人倒胃口；感谢生活？看来这才是最诚意的，因为只有活生生的生活才锻炼了人，造就了人。因此，在这感恩节里，我真诚地感谢生活为我们造就了可爱的明夏子！

1989年12月于美国香槟城

印度宫殿

在唐人街找工作失败后，我便把眼光放在老外店了。我在多伦多《太阳报》的工作栏目里，专找“保姆”、“清洁工”之类的活。打了一连串的电话申请这些活，对方要么是因为我没有工作许可证，要么就是因为我不是本地人而谢绝了我。看来，通过报纸、打电话申请工作，效果不佳，我只好挨家挨户地去问询了。“争取过了，不成，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拿出阿Q的精神镇住自己。待第二天早上九点到十点左右，商店一家家开门的时候，我便在 Young Street 上慢慢闲逛，仔细看橱窗里有无张贴招工的纸牌。突然，在一家叫作“Indian Palace”（印度宫殿）的玻璃窗上看到“Help Wanted”（需要帮手）的纸条，我便走了进去。这家餐馆的老板娘是个面善的中年印度妇女，身穿印度女人薄软的裙子，色彩鲜艳的披肩，正站在那里收款。餐馆规模不大，厨师，服务员，厨师帮工和老板娘一共加起来只有四人。我问老板娘需要什么帮工，她说：“需要厨师。”

我急切地问：“你们需要清洁工、洗碗工吗？你别看我个子这么小，不怎么壮实，可我的确是灵巧呀，若不信，你看我

的吧。”我像是找到人材咨询站，竭力自我推荐。

老板娘似乎被我的诚意打动似的，细细地打量我一番后说：“好吧，留个电话号码，午饭以后，我打电话通知你。”

“多少钱一小时？”

“三加元一小时。”

“能否再多一点？”

“你有工作许可吗？”

“没有。”

“那你还想要多少？”

东方的老板娘，早已吃透了这些没有工作许可的“黑工”心虚的秘密，她不但能廉价雇佣人，而且任黑工心怀谢意，拼命卖力，而她照样能理直气壮，神气活现。

多伦多是高消费城市，别人告诉我，一般一小时的最低报酬也在四五加元左右。虽然知道明显是吃亏了，但有总比没有好，我只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看我乖乖地默认了以后，老板娘倒平易近人起来，问我来自哪里，当我说来自中国一个美丽的城市时，她笑着用带印度腔的英语说：“你也十分美丽。”

找工作一再失败后，找到这么一份洗碗工，我心里十分地快活。再说我住的朋友家离 Indian Palace 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比较方便。老板娘让我做计时的洗碗工活，下午二点到四点洗午餐剩下的碗，晚上八点到十点洗晚餐压下来的碗。起先两天，虽洗得很累，手指裂开，但初次拿到加元，却也觉得十分新鲜，充实。可老板娘算工钱算得很精，“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真是永恒的真理！印度人在电影《流浪者之